

# 翁貝托，你一定是帶着微笑走的(上)

趙武平

沒有任何徵兆，我的斯柯達，一周內連出了兩次異常：電瓶故障，遙控鑰匙失靈……

「電池用完了。」年輕的技師隨意擲出一句話，忙碌着連頭也沒抬。

還沒來得及回話，一條手機上的消息，就已讓我的心猛然一沉：幾個小時前，也就是歐洲時間周五晚上，翁貝托·埃科去世了。

翁貝托，不在了？沒錯。他在家中故去，死於癌症。

我黯然想起，那一句上年紀人歲末年初最忌諱的老話：「七十三、八十四，闖王不叫自己去。」——他上個月剛過八十四歲生日。

難道馬可波羅把這句識語，也從中土傳到了他的國家？我記得，翁貝托在北大講過，他贊成說意大利麵條，是大旅行家帶回的禮物。

我不願相信，一個彷彿渾身是勁，從來不知疲倦，周周撰寫專欄，年年出新書的寫作超人，竟然去了另一個世界，——不是說他還有新書，要在五月出版嗎？

性急的翁貝托，也許等不及了。去年在私下裡，我還開玩笑說，那些詞條式的稱呼，像小說家，語言學家，哲學家，符號學家，還有知識分子，其實沒一個適合他。

憑我的直覺，像他這樣並世無兩的智者，——上通天文，下通地理，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巧辯能言，詩文兼善，應是希臘神話裡的人物，跟大英雄赫拉克勒斯一般，身上有一半神的血統，是一個「半神」，一個「火焰光芒萬丈的大彗星」。要不然誰能相信，他半輩子專攻中世紀之學，近年半才半路出家，竟以一部《玫瑰的名字》名動天下，譯成四十三種語言，在全世界行銷上千萬冊；之後每過若干年，隔三岔五，就又有新的長篇，接連寫出六部，也都部部暢銷，——說來也是奇怪：有怨言嫌他把理論強行和故事嫁接，筆下玄而又玄，毫無幽默之趣；也有嘲諷諷他不識小說門徑，敘事滔滔不絕，根本不簡簡約之道，可誰也奈何不得，無法阻擋他的流行。

他還在周刊上開專欄，一寫就是三四十年。自六十年前，出了第一部專著《聖托馬斯美學問題》，他以後探討符號學，批評理論，和歷史研究的專論，還有諷喻今、褒貶時政、調侃時尚的隨筆，加起來竟有六十多部。

我一度有過錯覺，以為死亡與他無關，雖然早就領教過他的「我們如何笑對死亡」。他在文章裡面，給我的印象，就是在瀟灑之際，他一定會帶了微笑，——坦然的，和藹的，調皮的，乃至狡黠的微笑，「堅定自己的信念，聽候上帝的召喚，愉快地離開人間」：



翁貝托生前是周周撰寫專欄，年年出新書的寫作「超人」。網上圖片

「當感到自己的大去之期不遠時，不妨堅定地相信，這世界上充滿了混蛋（五十億人口），那些在舞廳裡瘋癲癩癩的男女青年是混蛋，那些自以為揭開宇宙奧秘的科學家也是混蛋，那些妄圖用一劑良藥治療社會百病的政客是混蛋，那些只知道炒作花邊新聞的媒體是混蛋，那些生產污染性產品的企業家也是混蛋，——這麼一想，難道不會覺得，死亡是一個讓你脫離這個混蛋世界的，極其幸福而輕鬆的時刻嗎？」

然而，翁貝托畢竟是死了。然而，就在四個月前，我還在法蘭克福，同老朋友馬里奧·安德烈奧賽談起，如何再請翁貝托和夫人雷娜特重訪上海，——上一次白玉蘭怒放的早春時節，在博物館一樓大廳，看過陳列的青銅收藏，他不肯接着參觀了。

「你們要是高興，繼續看去吧，我下回再來。」他對馬里奧和雷娜特說，口氣固執，完全不容質疑。他是大胖子，在過道邊的長凳上一坐，龐大的身軀儼然一座巨塔。他似乎再也不想動彈了。

可是，哪裡還有下回？我真有點內疚了。因為一直記得，他託我的一件事，至今也沒幫上忙。那是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日，臨臨午夜時分，他給我發了一個郵件：

親愛的武平，剛剛接到你們精美的禮物。順便提一句，要是能再給我說說，這個文獻上的內容是什麼，我會非常高興受教。那天晚餐時候，你們總裁給我們介紹過，可我顯然沒記住所有細節。

這幾天就寄上一本我的《在超現實中旅行》，你在第二五一頁上面，能看到我討論中國如何接受安東尼奧尼電影的文章。雷娜特會在這本書的裡面，夾入一些照片。

再次感謝你在我們到訪中間給予的協助，感謝你所有的同事，還有你們總裁，請讓讓我們這次短暫的停留，成為一個難忘的經歷。你的，翁貝托

這裡說的禮物，是告別時候，送給他的紀念品。那是一部珍貴的明刻《宋書》中的一頁，經過精緻的裱褙之後，裝在一個漂亮的玻璃框之中。聽說是件「五百歲的文化」，他頓時兩眼放光，連聲稱善，說一定要親自帶回。積藏古籍善本、珍稀手稿、乃至殘本散頁，一向是他熱衷不倦的癖好。但等到第二天早上，離開錦江飯店，就要前往浦東機場的時候，他忽然意識到隨身攜帶龐大的玻璃物件，恐怕無論如何也上不了飛機。於是，無奈之中，只好託我通過郵局，寄到他的家裡。

## 字裡行間

黃仲鳴

# 以《成報》為師的年代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一日《香港商報》創刊，以《成報》為師；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日，《明報》出世，也明令以《成報》為師。《成報》究有何「巴閉」，受到兩報的師法？

《成報》是當年銷量最高的大眾報，其成功的原因只有一點：把副刊搞得好。

《成報》創刊於一九三五年五月一日，其時的《成報》，以副刊為主，新聞只是搭配角色；頭版更和當年的小報一樣，每以小說為頭版頭條，再而混雜新聞。香港淪陷時停刊，戰後一九四六年復刊，仍以小說和雜文掛帥，小說歸「說地」版，雜文和漫畫歸「談天」版；還闢有差不多半版的「一日完小說」，作者為怡紅生、筆聊生、勞獲，每日輪流執筆，成為當年最熱食的版面，內容包括偵探、奇情、間諜等。後來《工商日報》亦仿而效之，闢萬言小說版，作者不少乃名家，如黃思聰、南宮搏、朱愚齋等，倪匡初到貴境，也是投稿獲取錄後，改變了命運。

踏入上世紀五十年代，老闆何文法更不惜下重注，極力經營副刊，羅致當時得令的通俗作家，齊齊為《成報》揮筆，真稱得上是猛將如雲，最享盛名的有兩位：陳霞生和高雄。陳霞生是一九五六年《晶報》的創辦人之一，後任總編輯，之前是何文法的得力助手。他在《成報》以阿夏、阿霞、筆聊生、夏伯等筆名撰寫小說。另一主將是高雄，陳霞生所寫的借殼小說，高雄亦擅長。陳霞生在《成報》撰《八仙鬧香港》，高雄後來也寫《八仙鬧香港》。先後輝映。

《成報》在一九五二年前，還有所謂「三生分銀」的說法，可見其「巴閉」。所謂「三生」，即筆聊生、怡紅生、靈齋生。筆聊生就是陳霞生，怡紅生原名余寄萍、靈齋生名衛奇。所謂「分銀」，即是「雄霸報刊」，所寫的稿件，大大有價，各報競搶，各刊競登之意。怡紅生和靈齋生都擅寫鴛鴦蝴蝶派小說，反而突出了筆聊生的獨特風格，既寫借殼小說，又寫幻想小說、偵探小說、歷險小說，甚至殭屍也寫了。

《成報》除了這「三生」外，還有個王香琴，也是副刊的台柱。王香琴，原名王中嶽，另有筆名幽草。王香琴備受何文法的器重，那時期一版之中，王香琴、幽草齊飛，王香琴寫奇情，幽草寫武俠。當年的文名，不輸三生。《成報》就靠這些作家「搶紙」，成為銷量大阿哥。

記得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成報》需要一篇每日完小說，「應徵」者大不乏人。編輯要吾等先各寫三篇，交由何老闆甄選，當年為稻粱謀，無可奈何「塗鴉」三篇呈上，自認會名落孫山，誰知竟雀屏中選。由此可見何文法對副刊的重視，到老依然。

當然，除了名家助陣外，《成報》還有一必殺技，就是不避粵語，以之入文，致大受普羅階級的歡迎，無論新聞版、副刊，都可見之。《香港商報》、《明報》亦仿效，而最終亦走上成功之路。



小說，成為戰後《成報》最熱食的版面。作者提供

新春試筆並向諸君道賀  
迎猴吉歲送羊輝  
門換春符瑞日輝  
春暖鶯鳴聲接浪  
雨餘花放柳邊堤  
河山國富行歌頌  
杯酒情添勁筆揮  
萬民納海天競福壽  
萬邦朝拜上京齊  
曉來品茗陟干樓  
坐對芳林野色優  
水沸泡茶香撲鼻  
齒留甘屑味清喉  
壺中自蘊人間趣  
世上誰先天下憂  
小酌怡神滋體健  
不須醇醪滿珍斝  
獨占春魁不自誇  
素懷貞節異芳華  
疏枝歷歲磨冬雪  
依舊香騰卓著葩

詩詞偶拾 齊俊華 鄧俊華

## 亦有可聞

龔敏迪

# 胡適與陶行知

胡適曾坐飛機去廣西，寫了首《飛行小讚》：「看盡柳州山，看遍桂林山水，天上不須半日，地上五千里。古人辛苦學神仙，要守百千戒；看我不修不煉，也凌雲無礙。」陶行知（又知陶行知）對學生說，這種詩是「害了貧血症的文藝」，它脫離了現實，應該「把一些活的血輸進去」，他還仿照原詩寫了《另一種看法》：「流盡工農汗，還流淚不息；天上不須半日，地上千萬滴。辛辛苦苦造飛機，無法上天嬉；讓妳看山看水，這事太稀奇。」他還接受了學生的建議，將最後一句改為「還是吹牛皮」。陶行知到美國宣傳抗日，集會上講到上海一名叫胡阿毛的司機被強迫為日軍運軍火，他毅然將裝滿軍火和押送日軍士兵的卡車開進了黃浦江。說到這裡，他又針對駐美大使胡適調侃道：「恭喜胡家出好漢，不是胡適是阿毛。」1937年他又看到胡適《秋柳》詩，「但見蕭蕭萬葉摧，尚餘垂柳拂人來。西風莫笑長條弱，待向西風舞一回。」又為秋柳抱不平，說：「這是先生自寫照，誣我戲舞亦奇哉，君不見我鞭但一指，任爾東風西風都滾開。」胡、陶兩人是安徽老鄉，又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友，都受到過該校哲學家約翰·杜威的熏陶，但因為生活環境和經歷的不同，產生過一些隔膜和歧見是難免的。陶行知在美國讀書，轉入哥倫比亞大學之前，和孫中山之子孫科同住一個宿舍，後來他還說過這樣的話：胡適，靠外國人吃飯；孫科，靠老子吃飯。但這些都不足以說明胡陶兩人的水火不相容，他們在很多問題上還是相互支持的，私交也不錯。1930年胡適離開上海北上前夕，陶行知在上海租界一家徽菜館為胡適餞行，徐志摩夫婦作陪，吃的是徽菜「一品鍋」，臨別，兩人還以：「這樣的世界，知己朋友應該以同樣視之！」相互勉勵，並決心「一定要為繼往開來，震古鑠今的經典文化教育不付諸闕如而努力。」

陶行知原名陶文後，出於對王陽明「知行合一」學說的推崇，更名為陶行知；胡適原名胡嗣瑗，學名洪驥，因為對達爾文適者生存理論的推崇而改為胡適之。由於胡適發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批評國民黨為「反動派」，遭到了國民黨文人的群起而攻之，安徽老鄉杭州西湖汪莊別業的主人汪揚子設宴為胡適餞行，請了蔡元培、蔣夢麟、陶行知、徐志摩、梁實秋、葉公超等陪同。席間又議及困擾過很多人的「行與知」關係。這本來就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農地和地主究竟誰養活了誰的問題。如果一定要說行是知之始，那麼，嬰兒一生出來就知道要吃奶了，行和實踐之前也非盲目，已經經過了知的檢驗，所以不同知的人，就會選擇不同的行，對其後果也沒有「唯一」的評判。不過當時大家還是站在了「行是知之始」一邊，胡適對陶行知說：你的思想觀念早已叛逆了陽明之說，你「知行」這個名字是否可以掉過頭來，稱呼「行知」了呢？而他自己提倡寫白話文，與之乎者也似乎也也有些尷尬，於是胡適之改成了胡適，陶行知又改成了陶行知。

1937年胡適和陶行知在美國相見，陶行知10月給胡適的信中說：「這次在華盛頓相見，很高興，只因時間不足，不能暢談，最是遺憾。」可見胡適和陶行知都在同心努力為國出力。據黃文仁教授對胡適與陶行知交往情況分析，胡適和陶行知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一直能配合默契，有深厚交誼，都有一番教育救國的雄心壯志，並一起倡導「工讀互助團」，一起草擬合譯《中華教育改進社簡章》，一起籌辦「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一起進行「平民學校實地試驗」。胡適起草《我們的政治主張》宣言，想邀幾個「好人」加入，陶行知也首先贊成，他也明確肯定胡適「整理國故」的觀點。在教育問題上，兩人着眼點不同，胡適專注要在中國創辦一流大學，重點在於提高；陶行知則主張從當時中國社會現實出發，推行鄉村普及教育。但他們終極關注的目標，都是為國富民強振興中華，不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

## 來鴻

# 敬畏生命

俞慧軍

走進滇川交界的中甸，便有踏上淨土的感覺，傳說中的香格里拉便在這一帶。穿過一片林海，視野便開闊起來，遠眺雪山，峰巒環繞，廟宇恢宏。當陰霾漫過天際，蕩人心魄的雪山之巔亂雲飛渡，蒼穹彷彿要坍塌下來。記得那是個春雨霏霏的日子，腳踩鬆軟的草甸，穿著膠鞋的雙腳，無論如何也不能與這片心儀的淨土全接觸。被細雨淋濕的松木構建的棧道恰如澆了一層清油，嚮導引領著我們在遊人擁擠的棧道上小心翼翼地向前邁進；風很弱，雨很涼。想像中中甸的春天是令人神往的天堂，然而踏上這片淨土後卻難以體味春暖花開的心情。惟有那叫不上名字的飛鳥在這片淨土之上的綠樹間，傳遞著雪域高原春天獨有的斑斕與嫵媚。細雨中我無法觀察這一群群鳥兒究竟棲息在哪一棵溫暖的樹上歌唱春天。走進彩林翠海，盡情呼吸這一塵不染的空氣，感受被森林、雪山、湖泊所擁抱時那種出塵的意境。

詹姆斯·希爾頓筆下的香格里拉真似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一樣只是一種理想的王國嗎？如果真是那樣，那麼，香格里拉究竟在哪裡？許多著名的學者為此獨有見解，把雲南的中甸看作是香格里拉。而雲南的麗江、四川的稻城亞丁、西藏等地，也有許多佐證，證明田園詩般的香格里拉就在自己生活的那片土地上。這是生活在現實社會的人們對一種理想社會的本原追求，美好寄託，或許這種追求與寄託是烏托邦式的。然而，生息不息的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尋覓，卻讓這片神話般的土地更增添了神秘。

雨霽天晴，日出雲淡。當我走出中甸的花海灣時，陽光照在這片濕潤而芬芳的土地上。此刻晶瑩的雪山，金黃的野花，氳氳的草甸，盡收眼簾。陽光下的海子（類似湖泊）、溪流、犛牛、羊群、寺院……構成這片令人浮想聯翩的聖潔之地。雪山敞開博大的胸襟，迎接四海之內的朝聖者。連天芳草，綴滿黃花，溪流潺潺，碧波蕩漾。浩瀚的海子，像一面寶鏡，倒映著五彩繽紛的風景：翡翠似的森林，琥珀似的金銀花，潔玉似的雪蓮……風和日麗的中甸藍水灣在一種祥和與溫馨的孵化中驛動著自然與人類的和諧。一位保潔工俯身撿拾著遊人拋棄的廢棄之物。嚮導告訴我，這是一位納西族阿媽，世代生活在中甸，年屆七旬的阿媽有一個兒子在迪慶生態保護辦公室工作。阿媽在這片遊覽區長年義務保潔，子女們都勸年歲漸長的母親在家歇息，可她無法割捨與這片土地的情緣。當我們告別這位



油菜花開扮美苗寨充滿生機。新華社圖